

平遥的眼睛

——2014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侧记

◆李景平

平遥是从古老的城门和古老的车辙中缓缓走来的。走过了长长的27个世纪之后,走成了一座幸存的古城。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看到了它,把它叫做历史文化名城。

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看到了它,把它叫做人类文化遗产。

于是,中国的目光与世界的目光,凝聚在了平遥古城。那些来自辽远城市的人们,来自近郊乡村的人们,来自中国本土的人们,来自世界异域的人们,金发碧眼、红发蓝眼、黄发黑眼、白发灰眼的人们,举头仰望这座平遥古城,举手高擎着一个平遥国际摄影节。

一个国际摄影节与一座中国古城,终于将世界轰动!

于是人和城,都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平遥用碉楼的眼睛,看过了千年晋地的灰黄历史。

一座绵绵周长6公里的古城墙,人站在城外看城墙的时候,城墙似一条鳞鳞脊的灰色长龙,延伸而来,又延伸而去;人站在城上看城里的时候,城里是鳞次栉比的灰色世界,起伏而来,又起伏而去。其实,这座黄土高原的古城,曾经就是一种地老天荒的黄土的颜色,是明代的皇帝将这黄色,包裹在灰砖灰瓦构筑的天地里了。于是,之后,只有在阳光斜斜地打在城上的时候,古城才镀上一层黄土地的颜色,而在别的时候,一切就是这千古的灰色。

现代人看着它的时候,只能在厚厚长长城墙上怀着遥远的烽烟,只能在高高深深的城池间想象着久远的风尘。我想,历史远去了,然而城在;而城在,历史就在。于是熙熙攘攘的现代人,依稀走在了平遥的历史之中,穿越在平遥的传说之中。我们看着平遥,我们经历着平遥,其实,平遥也看着我们,经历着我们,与我们一起沉淀。

那城门洞里开出去的是远远的道路,那城门洞里收进来的是长长的街衢,是款款大街悠悠八小街和72条蜿蜒巷交织的商业的世界,和这商业世界里琳琅满目的店铺雕梁画栋的深宅和华彩飘逸的庭院。

这里,曾流通出中国第一个白银滚滚的票号,而票号汇通天下的银票,又流出了通达中国、通达南亚、通达欧美的金融世界。于是这里成为大清金融的第一街,成为中国的华尔街,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白银山。白银山,那是一种银光熠熠的闪亮啊。

看见了么,那高深莫测的票号,那满地满街的字号?这城,以云云晋商的万里商路与百年创业,结束了黄土高原农耕之域的千年贫瘠,构建了耀眼光芒。

炫目的金银帝国。那么,这无疑平遥超凡的眼力和卓越的见识了。它曾经看着宋代平遥牛肉的浓烈飘香,它曾经看着明代平遥漆器的流光飞逸,它曾经看着清代平遥票号的浩浩流金,它曾经看着近代平遥火药的挥舞乾坤……而我看着它们的时候,这一切,已经成为了银色帝国遥远的故事,只默默回望着曾经的辉煌。

而今,旅行人看着它的时候,在幽静静静的豪宅大院里寻寻觅觅,依然觅得见朱红黄绿的彩绘;于深深浅浅的车辙勒痕中瞅瞅瞄瞄,依稀寻得着车马辘辘的繁华。富可敌国,已成昨日,然富贵隐去,气势犹在。于是匆匆忙忙的旅行人,就在这雄阔的古城与悠长的街衢,捡拾着晋商的典故,摄取着晋地的民风,也以自己的创作与幻想推演着晋人的往事。

平遥与它的晋商故事,给了人们无穷的历史想象,人们也伸展关注的镜头,给了平遥不尽的现代观照。

平遥用角楼的眼睛,看过了半个世纪的变色故事。

一个金融帝国终于被近代战乱摧毁,一个晋商王朝终于被现代革命唱衰。当金银的繁华渐渐远去之后,古城之富贵复归古老之贫困,古城的街衢复归冷清的灰色,古城的商舖以及商舖的叫卖复归寂寥……以至于后来,平遥古城悄悄地看那些远远近近的古城被红色摧毁,被红色拆掉,被红色夷平,却看到,这曾经富于一方的地域竟因为贫穷而拿不出钱来拆除这座古城,于是这拆不掉的古城,就侥幸逃过红色劫劫成为遗留的城堡,变通演绎着怪诞的世相。

之后,古城看着忙忙碌碌的城里人在城里城外筑起高炉,燃烧着黑色的煤炭锻造着钢的工业;之后,古城看着急急匆匆的城郊人在远处近处堆起土炉,喷吐着浓浓的黑烟构架着乡土的企业。平遥迷乱的眼睛和疑惑的目光,看着一个本来没有煤炭的地方疯狂追逐煤炭的梦想,看着一个本来没有矿产的地域盲目追逐矿产的奇幻,看着本来没有污染的地方终于色变成为一个污染的世界。我看着它的时候,这所有的变幻,正于昏天黑地的现实困苦中挣扎着崛起。

那么,后来人看着它的时候,惊异于中国的红色风暴没有将它打倒,中国的铜色冲浪也没有将它摧毁,中国许许多多古城消失而平遥古城依然雄立,印证着什么?晋商逝去,而文化犹存;只要文化不死,建设就在。于是来来往往的后来人,在深幽广阔的古城世界发现,其实晋商文化本就不是破坏与摧毁,也不只是守成与守缺,而是一种进取与建树。

平遥携着它的演变,释放给人们一种深长的思考,人们也洞悉着平遥的变幻,凝聚给它一种深邃的思想。

平遥用这镜头的眼睛,看到了当代世界的绿色演进。

不知什么时候,古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底蕴;不知哪个日子,世界终于发现了平遥的价值。中国的镜头走进平遥,世界的镜头走进平遥,而平遥进入21世纪就轰轰烈烈将一个国际摄影节打造在自己眼前。

这座古城打响了淘汰污染的战争,铺开了搬迁企业的战役,筑起了修复城池的工程,拉开了绿铸生态的攻势。就在这时,古老的庭院又辉煌起来,古老的商舖又辉煌起来,古老的街衢又辉煌起来,当现代射灯打在城上的时候,城就变为五彩的世界。

这里,世界的眼睛看着古城的人事,古城向世界展示着商家的繁忙、旅人的悠然以及城民的微笑;这里,古城的眼睛看着世界的镜头,世界向古城展示着非洲的森林、美洲的山脉以及澳洲的生态。平遥开放的眼界和广阔的视野,看到古城之外葳蕤葱葱的绿色生长,看到古晋之外蓬蓬勃勃的现代趋进,看到中国之外遥遥远远的蓝色旋转,也看到历史不曾看到的人类的愚昧、落后和灾难。

而今,平遥人看着它的时候,在古老的庙宇,在悠长的街衢,在废弃的工场,早就与行行止止的摄影人交流着,与短短长长的镜头相视着,与海海满满的影展融汇着。古城之固,非封闭之固也,而是相反,它阔开了视野。于是那些机机灵灵的古城人与形形色色世界人,就在这个古老的城池,这个现实的城池,构筑了一个影像的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

平遥用它的胸怀,给了世界一个展示世界的平台,世界用它的聚焦,也给了平遥一个伸张平遥的舞台。

平遥与世界融合着。世界与平遥交汇着。

无疑,在平遥的眼睛背后,在世界的镜头背后,是平遥在看着世界,也是世界在看着平遥。

无论轰轰烈烈盛装节日的平遥,还是平平静静寻常日子平遥,无论闪闪亮亮镜头聚焦的平遥,还是星星点点拍客掠影的平遥,在平遥的世界里,你感到,世界是平遥的;而在世界的平遥里,你又感到,平遥是世界的。

平遥正从一个黄土的世界走向一个绿阴的世界。

平遥正从一个黄色的世纪走向一个绿色的世纪。

那么,平遥,它从现代崛起和现代趋进中走出去,走向绿色文明未来的时候,它将走出一种怎样的光彩?



2014平遥国际摄影展的一大亮点是对环境问题尤为关注。针对雾霾频发,组委会特别策展《中国呼吸》影像记录。谁都离不开呼吸,在环境问题面前,人人平等。摄影是一种纪实行为,把现实真实地呈现与公众。但是,影像不能最终解决我们的困境,解决环境问题,靠的是围观影像的我们,和更多没有来到展览现场的人。

——编者

影展链接

《中国呼吸》影像记录

为了真实反映中国的雾霾天气而策展。展览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46位中国摄影师连续40天拍摄的34个城市天空的图像,与之一起呈现的还有这40天空气质量指数数据。两者形成一个直观的对比。第二部分是摄影师在拍摄中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直观感受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公众对雾霾情况的体会和认知。第三部分是由民间空气质量机构“雾霾生存手册”提供的装置作品,它在科技层面为观众带来了关于雾霾和空气防护方面的科普知识。

《当代波罗的海和北欧摄影》

这一展览反映了波罗的海和北欧的摄影发展动态。通过北欧摄影师的作品,可以了解这一地区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城市人与自然如何共存?受信信息影响,世界缩小成一个村落,变成一个复杂的、城市化的、

人际关系疏离的体系。参展艺术家们在创作中运用各种技术以及数字媒体,以摄影为媒介,突出自己的观点,强调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同时,也突破了各种界限,对摄影和其他媒体做出新的尝试。

《绿殇——拯救森林》

由策展人约翰·特纳推出的《绿殇——拯救森林》也是本届大展的一大亮点。这一展览首次将3位新西兰艺术家的作品组织在一起,他们致力于表现自然之美,倡导环境保护。马丁·希尔是知名设计师及环境雕塑艺术家,享有国际声誉,他通过摄影记录了自己创作的非雕艺术品。伊恩·麦克唐纳是拯救费利纳基森林运动中的重要成员,这一运动使得森林免遭砍伐的厄运。他还为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多个世界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克雷格·波顿则以摄影为武器,宣传环保。他曾利用摄影拯救了一片独特的天然山毛榉森林,使其免遭毁坏。



文化动态

友爱国际摄影大赛颁奖

本报记者刘蔚北京报道 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与日本友爱协会共同举办的“友爱国际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本次大赛以“友爱、和平、绿色、人与自然”为主题,旨在以摄影艺术形式为载体,通过各国青年的广泛参与,在广大青年群体中倡导绿色、环保、和平、友爱精神,推动国际青年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友谊、交流与合作。据悉,大赛自开赛以来,共收到来自36个国家的摄影作品近万幅。

经过初筛,从近万幅作品中选出约1800余幅优秀作品上传大赛官方网站进行展示及网络投票。经过评委多轮投票表决,最终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

奖3名、三等奖5名及优秀奖等其他奖项,大赛还特设了友爱奖。同时,通过网上投票的方式产生了网络人气奖。

大赛作品中有体现友爱精神的,也有展现人类对大自然敬畏与和谐共处的。摄影爱好者们用青年人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感悟生活,用凝固的瞬间记录下身边美好的、感动的、令人难忘的时刻,用一幅幅唯美的画面诠释着人类对友爱、和平、绿色、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热爱与憧憬。

此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中外青年的广泛参与,鼓励并带动更多的青年关注环保、热爱和平、践行友爱精神。

玉溪举办生态环保影像周

本报记者郭薇 蒋朝晖云南报道 国内首次以纪录片形式大规模地展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公益活动——“2014中华(玉溪)生态环保影像周”,日前在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畔举办。国内近百位著名电影电视纪录片编导、制片人、摄影师、著名环保人士及媒体记者参加了活动。

本届影像周以生态环保为主题,通过纪录片展播形式,向社会宣扬生态文明,突出环保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引导社会反思,积极探索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路径。

活动期间,组委会在抚仙湖畔月亮湾湿地公园向市民免费播放了2014年生态环保题材的优秀纪录片。中国广播电影电视交响乐团还在此举办了以湖光山色为背景的山水音乐

专场演出。在影像周上,超威电源集团出资设立了“生态环保纪录片新人奖”,以奖励在生态环保方面做出贡献的纪录片工作者。闭幕仪式上,专家评委对所有参展的纪录片作品进行评选,并颁发获奖证书与奖杯。通过展播和评比,《熊猫——野性回归》、《越冬》等5部以生态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入围年度最佳作品。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央新影集团、德国Natur-Vision国际生态环保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对本次活动给予了支持。组委会秘书长周强表示,下一步,以“生态环保”为主题的影像周将作为一个品牌活动每年举办,不断汇集更多的国内、国际优秀纪录片,为推动环保事业发展,共建美丽中国加油助力。

海外拾贝

威兹曼科学院的芒果树

◆陈光宇

看着护照上那张铅灰色的以色列签证,确定自己未来3年都要在以色列度过的时候,心里才开始真正打鼓。那一刻,脑海中关于“中东”的印象,沙漠、骆驼、椰枣树等不断涌现。

6月的清晨,出租车载着我驶入威兹曼科学院——我在以色列的“新家”。公寓门前那块开阔的大草坪被旭日的温暖拥抱。环顾四周,视野所及尽是绿色。我不禁晃神儿,这里竟然是中东吗?

威兹曼科学院由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的生物化学家哈伊姆·威兹曼先生创立。创建于1934年的威兹曼科学院比以色列国还要年长。时至今日,这个位于以色列小城霍沃特特已经成长为享誉全球的顶级科研机构。

作为威兹曼科学院的“新居民”,行政部门惯例发给我一本精美的画册:《树上有什么——威兹曼科学院的100种树》。这是一本详细的植物图录,收录的100种树木都长在科学院校园里。关于每一种树的名称、原产地、生长规律、果实情况都有详细的图文解释。最为人性化的是,书的最后还附了一张地图,精确标示了每一种植

物在校园中的位置。每个傍晚,我都会揣着那张果树地图在校园里跑步。一边熟悉新环境,一边关注着各种果树的长势。8月的一个黄昏,我跑累了,倚在香气四溢的芒果树下喘着粗气,不自觉地瞄着枝头那一个个深黄色的诱人果实。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经过我面前,又后退几步,走到我身边。“想摘芒果?”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他抽出腰间的腰带,往枝头一甩,挂住芒果的那根枝条立马垂下来。我伸手把芒果从枝头拧下来。掂量了一下,足有一公斤,拿在手里显得格外硕大。

我和老先生人手一个芒果,就着夕阳的余晖,在芒果树下聊起来。他指着不远处生物医学系的大楼:“那是我工作的地方。”这位老教授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以色列复国后,本科毕业的他义无反顾地来到以色列。“早在以色列复国之前,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带来了各种种子。没人知道这片荒芜的‘应许之地’可以长出什么,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乐观又执着地不停播种。”

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眼中跳跃着自豪又倔强的光芒,“于是,就有了现在以色列。”他指指我们身后的芒果树,“据我所知,这片芒果林已有百年历史,是以色列第一批芒果树。”校园里种植的大多是经济作物,尤其是果树。细数下来,足有多达几十种果树藏在人们每日必经的路旁,静静地生长。芒果、荔枝、李子、西柚、白柚、橘子、蓝莓、浆果、椰枣、番荔枝、柿子、枣、无花果、黑莓、金桔、柠檬等等,应有尽有。

市面上出售的水果,在威兹曼科学院基本都可以找到。从这里选取的植物种类上,充分体现出以色列人对土地的珍视。以色列国土面积仅为2.2万平方公里(北京市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其中一半的面积被内盖夫沙漠覆盖,而剩下的一半面积中,还有一部分是不适宜农耕的丘陵和山地。于是,符合农业条件的土地面积只占以色列国土的1/3。以色列人希望每寸耕地都发挥出尽量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行道树通常不仅予人阴凉,还赠人果香。

威兹曼科学院的果树与以色列公共空间种植的大部分果树一样,允许普通人尽情采摘。走累了,就在树下小坐休息,顺手摘个果子解渴充饥,一切都那么稀松平常。《树上有什么》这本书中,竟然还收录了加工各种水果的方法。例如,介绍金桔的章节,提到了制作金桔果酱的配方。由此可见,威兹曼科学院是鼓励大家采摘的。丰收时节的果树下,总能看到小朋友在大人的带领下指认各种水果,大一点的孩子还会敏捷地爬到树上自己采摘。这个天然的课堂,每天都在给我们上着自然课。

当我再次翻开《树上有什么》的扉页,威兹曼博士在80年前筹建科学院时写的一段话映入眼帘:这块开阔的空地上没有一棵树或者一块草皮,我在英、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校园里看到的绿茵这里丝毫没有。我想,如若我们仅仅在这里建大楼而不为周围环境做点什么的话,就不得不面临美感上的可悲缺憾。

俯首掩卷,开疆破土者的豪言壮志就以如此浅显的字句萦绕在我们耳畔,但他们的治国纲领却又是如此不容置疑地被实现了。我又想起那个8月的黄昏,暮年的生物医学系教授自豪地向我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历史,阐释着以色列人对命运不屈的倔强。

